

通過屏幕來感知現實

周立民

前不久，隨上海市作協代表團訪問越南和馬來西亞，海外的朋友很關心董宇輝和他的直播間，驚嘆他驚人的售書量，比如董宇輝在直播間四個月賣了約八十萬冊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聽說該書此十七年裏累計印數才六十萬冊，十七年不抵四個月，這還不是上限，一年後，董宇輝已經將它的銷量拉到五百萬冊。都在說紙質書已近黃昏，這波操作只能用「驚掉下巴」來形容。

放不下身段的文學雜誌今天基本上只是圈裏的「貴族」，董宇輝也能讓它走向平民。二〇二四年初，《人民文學》雜誌在「與輝同行」直播間四小時內售出八點二六萬套（全年共十二期），成交金額一千七百八十五萬元。隨後，《收穫》雜誌兩個半小時銷售七點三二萬套（全年六期），外加長篇專號一點五萬套（全四期），總銷售額達到一千二百四十六萬元。這樣的成績讓傳統的發行人驚掉下巴。董宇輝和他的「丈母娘」們（這是對他的粉絲的特稱）真的會成為文學圖書銷售的救世主嗎？大多數很理性的人都會說：董宇輝只有一個，別人無法複製。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出版社也在網上悄然開了直播間，老總、編輯、營銷、作者齊陣直播帶貨，向來老成持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都直播間賣書了，這一輪圖書營銷革命看來已勢不可擋。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說他們請圖書主播帶貨，四個小時銷售三點六萬元碼洋，與董宇輝直播間比，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這個業績很多實體店，僅僅靠賣書一個月也達不到呀。

董宇輝不可複製，那麼直播這種營銷模式能否成立呢？專家們還在研討呢，「夜夜笙歌」的各種直播、各種帶貨已經用行動作出了回答。儘管，大家都在說，董宇輝的那些「丈母娘」在特定的氣氛中很不理性，只知道消費、點讚，並不了解消費的實際意義；還有人說，此舉不具備可持續性。我也注意到，去年底《人民文學》再進直播間銷售數是二點九萬套，比上次少了五萬多套，也屬於斷崖式下跌吧。也有人「揭發」那些賣出去的書，「丈母娘」們密封都沒有拆，堆在家裏，他（她）們買的或是董宇輝提供的情緒價值而不是那件具體的東西——這個說法已經接近德國學者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一書裏表達的觀點。他認為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數字化生活侵入我們的世界後，「我們不再迷戀物，而是迷戀信息和數據。」從而，「世界變得難以把握，變得縹緲，變得幽靈化了。」物不是世界的主體，而被降格為信息的物質衍生品。他最接近於人們對於董宇輝「丈母娘」們的批評觀點是：「通過購物，我們購買和消費的是情緒。借助於講故事，製造品充滿了情緒。」——董宇輝「講故事」的小作文不就征服了很多人嗎？

有人覺得這才有文化嘛，而文化在當今本身就是消費品。（「文旅結合」就是具體說明）也有人看不慣，認為掛着羊頭賣狗肉是褻瀆文化。「老聶」聶聖哲先生就怒批董宇輝在帶貨中引用張載的「橫渠四句」是「假大空的

表演」，褻瀆傳統文化。對董宇輝的相貌和他的「丈母娘」們也發表了很不客氣的評論。老聶的看法並非不值得深思，但是他講話那種咄咄逼人的口氣和嗓音般的尖銳委實沒有把聽眾引導靜思中，反而將大家帶到「怒懟」的溝裏。我不明白有些精英知識分子對大眾的啟蒙非得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腔調而不能平心靜氣地討論嗎？

或者說，這是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它的精神背景是時代已經變了，衝突產生於我們如何看待這個變化上。在這一點上，我更接受韓炳哲的思考和語氣，他在《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將大家從日常生活世界裏引向哲學思考，其中不乏批評、告誡、預判，但是他沒有動不動地以上帝視角說着「你們這些愚蠢的人類啊」。比如他認為：「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

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動力、他的自主性。」於是，「人的喜愛好感被打分或點讚取代了。朋友最先變成了朋友圈的人數。文化本身完全變成了商品。借助講故事式的營銷手段，某一個地方的歷史也變成了剩餘價值的來源，被人用來牟利。製造品中充斥着各種小作文式的敘事。」這些都是讓我們看透商業狂歡背後的社會瘡疤。他對須臾不可離的手機病也做了診斷：「我們今天都會掏出手機，讓這個裝置來代理我們的感知。我們通過屏幕來感知現實。……現實失去了它的當下在場狀態。我們感知到的不是現實的物質波動。」長此以往的結果，是人類被機器控制，進而變得機器化了。所以，他更是呼籲：「世界在今天特別缺乏目光和聲音。」

我倒是覺得今天同樣也不缺乏「目光和聲音」，它在文學藝術中，在人文學者的著作裏都有。只是，確實缺少靜下心來注視的眼睛和聆聽的耳朵。我們的精力都用來義無反顧地刷短視頻了，圍觀誰又對了誰了，讓真正的智慧從指尖、身邊流走了。

讀者體驗AI閱讀。 中新社



七日談

（上海篇）

錯位·赫斯特城堡



柳絮紛飛 小冰

一個現代人，仿歐洲中世紀古堡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家。

加州聖西蒙附近濱海山頂上的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主人威廉·赫斯特，二十世紀美國報業大亨，到歐洲旅行一趟，立即就愛上了歐洲文化，回家後請來建築師，設計出一個看似古堡又不是古堡的家園。

觀光巴士曲曲彎彎地上山，沿途欣賞海岸、農場、牧場和奔跑的羚羊。城堡在山頂上若隱若現，建築師故意營造了這種視覺，讓訪客保持神秘感。

晃眼是古堡，細看是現代建築，庭院浩大，泳池華麗，似高檔的避暑山莊。室外泳池海王星池，配備了燃油鍋爐為池水加溫，池邊的意大利浮雕和大理石柱廊是精品，高高的椰子樹在山頂上更顯高貴。室內泳池羅馬池，裝飾靈感來自五世紀羅馬王后加拉普拉西迪亞的陵墓，以藍色和金色為主調，襯以彩色玻璃磚。

餐廳空間高挑寬敞，光線暗淡。牆上掛着彩旗，傢具是深色，超長的餐桌兩旁，椅子對坐，中間吊着大型蠟燭燈台。我想到了哈利波特的故事，霍格華茲學校的學生餐廳就是這個樣子，波特和同學們在魔力的

的餐廳用餐，那環境與這裏絲絲入扣。

室內的收藏品可多了，都是歐洲中古時期以及之前的文物。整座的修道院，三千六百年前的埃及石像，史詩般的天花板、門框、桌椅、壁爐，上規格的藝術品，足夠布置好幾個博物館。

言及城堡，我會給裏面的人貼上孤獨的標籤，但是這裏不。一百六十五個房間常有賓客到來，當時的大多數荷里活明星來過，時任美國總統柯立芝來過，英國前首相邱吉爾、作家蕭伯納來過。賓主一起喝酒、騎馬、用餐、打球、看電影、欣賞美景，在「地球上最豪華的泳池」游泳，在舒適的房間住宿。

只是物品雜了不好歸類，多了難以搭配，加上世紀之隔，時間錯位了，地點錯位了，人物錯位了，美洲人的思維辦了一件歐洲人的事。我感到真不好總結特色，不好歸納文化，不好寫文章。畢竟不是原裝貨。

這是美國西部最懷古的歐洲城堡。赫斯特去世後，家族將城堡和莊園一併捐給了加州政府，於是這裏坦然轉身，成為一個州立歷史公園，對遊客開放。

倘若沒有去過歐洲，來這裏認識歐洲文明，看一看，挺好。如若已經參觀過王室、聖彼得大教堂、聖母百花大教堂、錫耶納大教堂，又該怎樣評說赫斯特城堡呢？



燈下集 吳誼馨、林峰

「對一切為國家、為民族、為和平付出寶貴生命的人們，不管時代怎樣變化，我們都要永遠銘記他們的犧牲和奉獻。」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我們致敬抗日英雄，緬懷革命先烈。抗日戰爭，對於每位中國人來說，是繞不開的歷史，何況是經歷過苦難的家庭呢？往事並不如煙！今天，穿越時光隧道，緬懷往事，無限唏噓，萬千感慨……祖輩勇於作為，甘於犧牲和奉獻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和發揚！

雖然烽煙已暗淡，歷史已封塵。然而，回憶起身歷戰火洗禮的先父吳金陵，回憶起那長鎖在深心的春暉般的背影，以及他牽懷的音容，依然宛在耳畔眼前；先祖父吳九如匆匆的一生，那份英風亮節，浩氣長存永在我們家人心中。

先祖父暨齡承風於「觀海」，在「道學正宗」懸匾下，文公雕像側畔，伏案、青燈、黃卷，受孔孟、朱子聖賢思想薰陶，孕育愛國意識，及長負筭集美學覺受業、解惑，從師深造，業畢即南渡菲國，融入僑社，從商涉政。

先祖父秉性外向活躍，喜交遊，廣人緣，門第常高朋滿座，文學、戲劇造詣尤深，揮翰馳騁文壇，嶄嶄頭角難掩

致敬英雄先輩 傳承愛國精神(上)

鋒芒，膾炙人口、引為美譽的是盡心、盡力、盡忠獻身於菲僑抗日救亡運動，十年如一日，始終貫串在高潮迭起的三十年代，高舉抗日救國旗幟，站前鋒，赴國難，與菲僑仁人志士組織領導菲僑抗日救國運動，寫下光輝的篇章和血染風采的歷史。

一九四一年歲杪，日寇揮軍南侵，爆發太平洋戰爭。翌年一月二日菲國淪陷，慘遭鐵蹄蹂躪，「揚州十日無此奇冤，嘉定三屠遜茲浩劫」，這正是菲僑首都的寫照。日寇繼而大舉搜捕愛國抗日志士，時國民政府駐菲外交官同羈縲。先祖父等十位僑領及以總領事楊光注為首的八位外交使節，經受聞之睚眦欲裂種種，甚至於敵射炮烙之毒辣殘酷行刑，仍堅持不附敵，不屈降，終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被日軍秘密槍殺於菲國首都市郊華僑義山。先祖父，帶著取義成仁的忠貞，別了！也帶著壯志未酬的浩嘆，年僅卅一歲，別了！他留下抗日血濺軒轅的愛國精神，也留下為救亡圖存而鞠躬盡瘁的英烈丹心。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我東北，翌年「一·二八」啟釁淞滬，繼又在一九三七年「七·七」於盧溝橋，「八·一三」於上海，拉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更激發了菲僑洶湧澎湃的愛國情操。「華僑為革命之母」，誓作「抗日長城」，支前、後援、救亡的大浪大潮席卷全菲僑社。

時國民政府任命十九路軍將軍翁照垣為華僑救國總指揮，菲僑熱烈響應愛

國號召，率先成立了菲律賓華僑抗日救國總機關「全菲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委任先祖父為該會特派駐閩代表並兼職「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宣傳組副主任，負責菲僑社愛國教育抗日宣傳活動和傳媒工作，及時組織規模具聲譽的「八·一三話劇團」，集編、導、演於一身，任副團長，同時也不忘發揮素有文苑翹楚之健筆，創辦抗日救國的專刊專報，時常應邀穿梭大小集會慷慨陳詞，發出黃河的咆哮，發出救亡的最強音，化講堂、會場、舞台、報壇為抗日的先驅陣地，成功凝聚菲國僑社，團結僑胞赤子心。先祖父口誅筆伐在菲僑抗日救國第一線！僑胞好評如潮，載譽口碑。

雖先祖父披星戴月，倥傯生涯，心力瘁，依然嘔心瀝血，喜見僑胞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不分黨派、階級、信仰、職業，男女老少心連心，肩並肩與祖國人民站在一起，實現了一切反日力量的總動員，大團結的聯合戰線，《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黃河之戀》《鐵蹄下的歌女》等悲壯激昂的歌聲響遍蕉風椰雨的菲島大地，抗日團體、救亡組織如雨後春筍，先後成立了一百四十三個單位，義捐義賣、獻金獻銀、抵制日貨、認購公債，滾滾僑匯，回國參戰，輸送急需物資……感人場面之熱潮引為空前。從富有的僑領巨賈到升斗布衣，甚至乞丐、舞女、囚徒、古稀婦、六歲童，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血濃於水」內涵得到本質的解讀。

無事過夏天



君子玉言 小香

母親回老家後，每天問妹妹「老媽今天怎麼樣？」妹妹回覆「挺好的」，頓覺這一天都天朗氣爽。

母親已經慢慢接受了眼下「不夠完美的健康狀態、不夠如意的身體狀況」，好好吃東西、曬太陽，臉色紅潤，眉目舒朗。我讓妹妹拍視頻——母親在天井的陽光裏笑着向我招手，叫着我的小名：「小x，我挺好的，放心吧！」在餐桌旁端着碗說：「小x，我吃飯了。都很好！」舉着荔枝說我給阿弟寄的荔枝他又拿來兩袋給媽媽，也會有意在鏡頭前「表演」，自己切水果給我們看……我看着母親舒展的笑容、自如的生活日常，百感交集，一邊笑一邊潸然淚下。一遍遍看，一次次邊笑邊落淚……半年多了，終於重新看到了母親最自然最輕鬆的笑容，看到了母親健如常人的狀態。這才是我們心目的媽媽啊！

盛夏已至，進入了一年當中最明亮的時段。我想起莎士比亞一句話，「轉眼就是夏天了/野薔薇快要綠葉滿枝/遮掩了它周身的棘刺/苦盡之後會有甘來。」然後，我想起一大堆之前勸母親時忘記說的話，想對母親說「您見多識廣，經歷那麼多風風雨雨，能拿得起放得下」；還想對母親說「現在年輕人都盼着『躺平』，您已經到了望九之年，不操心閒事了。只管當個『三好生』，吃好睡好心情好。」我更喜歡這句話：「最好是夏天，因為生命繁茂，就不能想太多暗淡的事情。」母親好

了，我們便有心思消夏賞夏，過好四季。

年輕的詩人說：「人在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過夏天，工作象徵性地做一做，戀愛象徵性地談一談，飯差不多吃就行了，都是陪襯。過夏天，長長地散步，虛度時間，聽搖滾樂，讓風吹過衣襟和頭髮，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更老的詩人辛棄疾寫：「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這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閒暇。」

冒雨去北京藝術中心看李延聲先生畫展。李老以畫鹿著稱，亦遍走鄉村山野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畫像。經他描繪，神鹿靈動，人物傳神。雨中大運河畔的樹木更顯青翠，佳賓老友雲集，聽雨觀畫賞樂，流連不捨。

冒雨去中央歌劇院聽劉燾作品音樂會。遇北京電視台記者採訪，問最熟悉劉燾老師哪些歌，唱起「一條大河」，感慨「這些旋律，有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激發人們的壯志豪情。」劇院座無虛席，在李心草的指揮下、靳東的講述中，聲如夏花，歌入心端。



▲盛夏寧靜的頤和園。 作者供圖

的每一個坎坷都被映照得燦爛……」轉至南堤，鴛鴦、野鴨、天鵝靜靜游弋，水波漣漪一圈圈漾開，柳暗湖光，夜色寧靜。

去偉寧寧的山間小院。紅杏滿枝，摘下來擦擦放嘴裏，酸甜。亞平說去年杏子成熟時，一夜之間全被松鼠霍霍了，果肉丟了一地。園子裏的黃瓜頂花帶刺，還有點扎手，一口咬下，脆嫩清甜。城裏驕陽似火，山間夜涼如水。發現卡拉OK的粵語歌帶發音字幕，照着唱「外活喔森分謬凶桌過會（《偏偏喜歡你》「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扔雲翻 巴親龍」（《上海灘》「仍願翻 百千浪」），字都識，卻結結巴巴不知在念什麼，詞一亂旋律也亂了，大家哈哈大笑……

夏天多好啊！有各色的花各樣的瓜果，別樣的繁榮與悠閒，「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氣很涼爽，草上還掛着露水（蜘蛛網上也掛着露

水）。」「梔子花「香得揮都揮不開」，「西瓜以繩懸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聲，涼氣四溢，連眼睛都是涼的。」（汪曾祺《涼夏》）

夏天的晚霞「光焰烈烈多變，讓我們的心靈震顛」（博爾赫斯）；夏天的夜空開闊靜謐，「夜風涼爽，星斗滿天，螢火蟲一閃一閃地飛過，滿腹委屈的心也會漸漸開闊起來。」（楊木芬）

夏天多好啊！去鄉下待上幾天，「夏天的夜晚，各種昆蟲唱着歌，稻田裏的青蛙呱呱歡叫着，外面涼悠悠的，清新的空氣吹入屋內……」「稻米還沒有成熟，農民可以比較悠閒地照顧稻田，或者打理菜園……」（王笛）；在蟬噪鳥鳴中做一個淺淺的夢，「簷日陰陰轉，床風細細吹。倦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王安石）

在田園裏徜徉，「我是在微笑的，不僅用嘴，也用靈魂微笑，用眼睛，用全身皮膚微笑……我獨自一人，卻很自在。我別無所求，只想被陽光曬透。」（赫爾曼·黑塞）

夏天多好啊！還有母親最喜歡的蛙鳴，「聽沒聽見？有蛙鳴。……小針似的，陣陣入耳呢！……兩人憑窗而立，都不說話，靜着，那蛙鳴果然越來越近。」（王安憶）

我們願意陪母親消磨這個夏天，看花吃果賞樂聽蛙，大大方方地偷懶「躺平」當吃貨，再這樣消磨往後的每一個夏天，N個夏天。